

专访

“孩子的心,更需要清泉般的滋润和抚慰”

——访剧作家冯俐 □本报记者 徐健



可以同时打动孩子、家长和专业人士,才是儿童剧优秀的标准。

记者:《鹌鹑·蚌·鱼》不同于您之前主持创作的《成语魔方》系列作品,同样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传统文化,该剧的主题立意更加现代、表现方式更加丰富、艺术风格更加独特。最初,为什么会选择成语故事进行重新解读?积累了哪些创作的经验?

冯俐:《鹌鹑·蚌·鱼》得益于这些年我主持创作系列组合短剧《成语魔方》过程中的思考和经验。同样是以“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传统文化”为出发点,但这部戏,应该说在形象化构思和演出形式感上,全方位地走得更远了一些。《成语魔方》缘起于我到儿艺上任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董伟跟我谈话时提出的要求:把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谚语、传说等,转化为好的儿童剧作品传递给孩子们。我决定从成语入手。第一次召集创作会之前,我先为这个系列做出定位:它是20分钟左右的短剧,但绝不是简单图解的“看图说话”或“课本剧”,而是具有唯一性的艺术品——要紧扣成语主旨、本意,更要最大程度地发挥艺术想象,鼓励调动多种样式的舞台艺术手段。四年推出的四部《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呈现样式很丰富。十三个成语短剧中,有偏正剧的、偏喜剧的、偏歌舞剧的,重语言的、重肢体的,放大戏曲元素的、借助人偶的……四年来,通过与多位年轻编导的共同努力,我也积累了更多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感悟和思路:成语的智慧、精髓不能丢,但要从“反讽”中发展出正解;要有童心、童趣,让孩子们看懂、喜欢。要给智慧和思想插上艺术和情感的翅膀;要让孩子兴趣盎然,让家长共情动心,让孩子看到艺术价值和思想意蕴。可以同时打动孩子、家长和专业人士,才是儿童剧优秀的标准。

《鹌鹑·蚌·鱼》取材于“鹌鹑相争,渔翁得利”。剧中增加了鱼和渔婆两个“人物”,以复式结构:先创作出“鹌鹑相争,渔翁得利”的有趣又有逻辑的戏剧过程,再推进到“渔翁夫妇相争”的反向戏剧发展,落脚点放在了“和谐相处”的形象化呼唤上。这个作品的创作初衷,是中国儿艺面对低幼观众和国际交流作品的短缺,想以没有语言的方式,强化更加形象的视听手段,让小小观众和不懂汉语的外国观众接受无障碍。灵感是在音乐的想象中萌芽的:中国民乐打击乐中的变化多端,可以表现不同节奏、情境的争斗;富有个性化的民族乐器如琵琶、唢呐,可以鲜明表现鹌鹑、渔夫这些不同的形象和情绪。这个成语本身是讲争斗会带来两败俱伤,实际就是呼唤和平共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其中蕴含的价值观是相对永恒的。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唤和谐,消除纷争,有这个主题作支撑,任何国家的大小观众都会对它认同的。

记者:近些年,您的儿童剧创作给我们最大的感觉是“不走寻常路”,一直在变换方式进行儿童剧的中国表达,比如2015年推出的《木又寸》,也是第一次对观剧的儿童进行了年龄段的划分。这部作品透露出的对于生命的哲学追问、对于成长的忧伤式解读,都对以往儿童剧创作构成了一次挑战。

冯俐:《木又寸》的主人公是一棵森林里的小银杏树,因为美丽被移植到了城市。她告别了山鹰和“树哥哥”,一路经历着柳树大姐、杨树兄弟、小男孩、老奶奶、知了、流浪猫等生命过客的悲欢离合,经历着拆迁、修路、挖湖、造山带来的迁徙。在驿动的生命旅途中,努力适应着变化,始终渴望着温暖,守护着尊严,直到再次与树哥哥相遇。这部作品是带领孩子探索生命历程,一路饱尝喜怒哀乐“心灵旅行”。虽然,它作为“独角戏”的艺术风格独特、戏剧假定性极强,但剧场里的大人和孩子、甚至三四岁的小小孩,都被深深吸引并被唤起了大大的同情心。观剧过程中,孩子和家长如此安静却又



《鹌鹑·蚌·鱼》



《木又寸》



《山羊不吃天堂草》

不是出于紧张、如此动情却不是因为伤心……都是因为这棵小银杏树让他们想到了自己——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跟这棵小银杏树一样:经历过身不由己的被动和无奈,遭受过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都惧怕过陌生和孤单,都忍受过卑微和弱小,都渴望过被理解和被尊重,都体会过离别之痛和相思之苦,都感受过不得不随波逐流的黯然和被重新点燃希望的狂喜。散场时,每一个人都仿佛经历了一次沉静而知心的交谈,仍在若有所思,如同好的文学阅读之后的掩卷沉思。沉思中,那被现实揉搓成一团的心,像得了雨露的树叶一样,轻轻地舒展开了。

帮助孩子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也帮助孩子学习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世界。这就是我的儿童剧创作观。

记者:当下的儿童剧演出市场活跃,但是演出剧目的质量参差不齐。剧目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源自从业者创作观念、演出诉求的差异。您的儿童剧创作观是什么?除了讲道理、教知识、寓教于乐外,您认为儿童剧最应该向孩子传达的东西是什么?

冯俐:我始终像个孩子一样热爱尝试新鲜事物,始终是个没有忘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因而是始终能够亲近孩子的成年人。孩子天生拥有巨大的好奇心和浓厚的求知欲,但孩子不喜欢被小看,不喜欢被对付,不喜欢被说教。他们喜欢被凝视关注,喜欢平等交谈。他们对自己、对世界有无数疑问和困惑,渴望成年人能耐心陪伴着一起寻求答案。儿童剧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也帮助孩子学习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世界。这就是我的儿童剧创作观。

孩子成长需要“糖果”——那些给孩子带来欢乐和趣味的艺术作品;孩子成长需要“预防针”和“果味钙片”——那些寓教于乐的、注重知识性和教育性(所有品德、文化、传统包括革命传统的教育都在其中)的艺术作品,但孩子成长还需要健康丰富的“食物”和滋润心灵的“甘泉”——那些可以一点一滴培育他们健康人格,可以令其心灵充盈、柔软、宽阔的强调审美和情感的艺术作品。我总会非常心疼今天这些吃了太多“糖果”和“补药”的孩子们,懂很多道理、掌握很多信息的他们,心里同时也藏着许多属于他们的“沉重”和“忧伤”,即使还没长到“拒绝幼稚”的年纪,但也都像《木又寸》中的小银杏树一样,对世界充满信心又充满困惑,容易受伤却又不肯示弱,渴望被了解、被理解而不容易得到,天真无邪又总是无助。孩子的心更需要清泉般的滋润和抚慰。儿童剧除了给孩子们讲道理、教知识,更应该学会蹲下身来,以艺术的方式平心静气地

跟孩子交谈,谈他们想要谈论的一切。

记者: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曾经说过:“中国儿童文学现在已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上,可以说已经在国际水平线上了。”但在儿童剧中,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与舞台似乎存在天然的鸿沟,这不能不说是儿童剧创作的一种遗憾。2017年,您改编了曹文轩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山羊不吃天堂草》并冠之以“成长戏剧”。在您看来,戏剧与文学的关系是什么?您在改编中又是如何兼顾文学品质与戏剧审美的?

冯俐:这部戏的创作,就是中国儿童戏剧向中国儿童文学的致敬。戏剧与文学属不同艺术体裁,拥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质。比如说:小说是“叙述”的艺术,而戏剧是“动作”的艺术等等。二者的精神实质却是相同的,都是人学。其关注的核心都是人。《山羊不吃天堂草》的原小说是一部具有扎实的社会背景、深刻思想性和独特寓言性的作品,但一部作品在自己的文体中实现得越完美,转换成另外的文体时就越困难。在导演、演员和主创们的共同努力下,同名戏剧作品得到了原著作者曹文轩老师的认同,也得到了戏剧专家们的认同。好的改编不仅需要凝练,更需要提炼,需要重新结构。剧本将小说中娓娓道来的顺序描写,天翻地覆地重新编织成两条戏剧线索。一条是具有悬念的情节线,倒叙式的回溯。从少年明子“涉嫌诈骗”被带到派出所开始,在各种人的不断追问中,在“现在进行时”的外部框架里,故事沿着明子独自思索的心理线推进,不断跳回到“过去进行时”,展现明子进城打工,一路上,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建立、颠覆、变化跌宕的心理历程。另一条线是把原小说最后才托出的“山羊不吃天堂草”的故事,化作明子巨大的内心疑问,在序幕中,就以诗意的舞台形象提出,构成形而上意味的叩问,随明子一起探寻着“山羊为什么不吃天堂草”的答案,将一个人生问题的思索过程,形象化地贯穿全剧。保持小说的文学品质,创造戏剧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从一度剧本到二度呈现,令舞台上“升华”出“无边无际的悲悯”——曹文轩透过他创造的文学“看到了艺术”。

现实题材儿童剧的创作,难点不在教,而在化——将思想化为打动孩子的艺术形象。

记者:从一定角度看,《木又寸》《山羊不吃天堂草》都可以看作是现实题材的儿童剧作品。而在不同题材、样式的儿童剧中,现实题材的创作难度往往是最大的。您认为,现实题材儿童剧创作的难度何在?如何进行突破?

冯俐:孩子永远需要童话、寓言,需要丰富的想象和鲜明的艺术形象,而现实题材的书写,往往容易陷入具体的生活再现,陷入概念化的形象塑造和只教不化的主题宣讲,让孩

子们不喜欢。孩子不喜欢的儿童剧是不合格的儿童剧。现实题材儿童剧的创作,难点不在教,而在化——将思想化为打动孩子的艺术形象。《木又寸》以童话的方式反映了孩子所能理解的现实生活。它的主人公是树,表现的却是人。该剧的创作实践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启示和突破口,即儿童剧的现实题材可以有丰富的儿童化的写法。以童话的、寓言的、甚至神话、魔幻故事的手段,来表现现实生活,这应该是儿童剧创作理念上的一种突破。

那么,如果故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里来的呢?那就要向人物的心灵最深处挖掘。《山羊不吃天堂草》里,一群饥饿的山羊,面对一片肥美茂盛的天堂草,却不肯低下头食用,若干天后竟一只只倔强而高贵地死去……山羊为什么宁可饿死也不吃天堂草?少年明子带着心中巨大的疑问,迫于生活的压力,带着父亲“自己去长大成人”的殷殷期盼,带着养家的责任,跟随师傅和师兄进城打工谋生。在他们似乎难以走进的世界,单纯倔强的明子遇见了许多不同的人和人……在生活的艰辛中,不时地感受到温暖,也不时地被逼到了人性抉择的悬崖边。他在乡土文明的坚守与现实生活的压力中不断挣扎,在不断的追问和选择中逐渐领悟到“山羊不吃天堂草”的人格隐喻,艰难而执着地成长着。虽然明子生活在当下孩子并不熟悉的社会底层,但心灵是不分阶层的。从明子身上,他们(包括成人)会看到自己,认识到成长的艰难,甚至认识到人性的复杂。青少年观众会在不断的共情同感中,深深地感受到在长大成人的道路上,自己并不孤独。

记者:随着中外戏剧交流的日渐活跃,国外的儿童剧作品纷纷登上国内舞台,尤其是连续八届的中国儿童戏剧节,让国内的孩子们看到了不少优秀的外国演出。您认为,在儿童剧的创作观念、内容开掘、表现形式等方面,国外同行的实践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中国儿童剧“走出去”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冯俐:值得我们向各国优秀儿童剧借鉴的,简单说,一是在创作观念上可以更加开阔,针对不同年龄,儿童剧也可以是简单的、浪漫的、非完整的。二是创作方法上可以更丰富,传统的从剧本入手之外,也可以从音乐、从舞美、从各式各样的表演技艺入手。三是主题可以更广泛,关于死亡、关于黑暗、关于恐惧、关于孤独,关于战争、关于病痛、关于难民……所有青少年儿童关注的话题都值得去慎重涉猎。四是要更加强调作品的个性,发现、鼓励“绝活式”的、唯一性表达。五是在小体量作品中,少依赖声光电,多去尝试单纯表达:将一两种舞台元素,比如色彩、声音、材料、特殊技艺、高科技艺术手段等用到极致。在儿童剧“走出去”方面,中国儿艺已经开了好头,做了非常好的示范,但路还长。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核心含义,应该是指对人类共性问题具有的民族个性的表达。把握住“共性问题”和“个性表达”,中国的儿童剧会越走越远,飞越高。

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将首次集中展演

6月9日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承办的全国非遗曲艺周将于6月7日至6月14日在天津市举行,此次活动也是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场活动。目前共有127个大项的曲艺类国家级项目参加本次展演,涉及193个保护单位、151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历史上首次实现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的集中展演。

本次活动具有充分展示、全民共享、深入交流等特点。活动启动仪式暨全国非遗曲艺周开幕演出将于6月8日晚在天津中华剧院举行。启动仪式以“多彩非遗美好生活”为主题,邀请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师带徒”的方式,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精华部分演出,届时将有观众耳熟能详的一批曲艺名家登台献艺。6月9日至13日,在天津市群星剧院和河西区文化中心将连续举办20场曲艺非遗项目的驻场演出。此外,全国非遗曲艺项目保护成果展将于天津美术馆同期举办,本次展览包括地方传承、学研文献、天津观察和视听体验四个单元,重点展示非遗历史渊源、传承发展、融合推动、学术研究等。为让更多基层群众领略曲艺魅力,6月8日至11日,活动周将参加展演的人员组合编排成非遗曲艺小分队,分赴天津市16个区的社区(村)、企业、校园、军营、公共场所等开展演出讲座活动,推动曲艺展演走进基层。为搭建切磋技艺、探讨学术、交流互动的平台,活动周将组织非遗曲艺传承人在津调研,与当地传承人进行交流。在整个活动的尾声阶段,还将举办全国非遗曲艺周总结交流座谈会等。(许莹)

经典剧作《伊库斯》首登人艺舞台

北京人艺2018年首部新戏小剧场话剧《伊库斯》将于6月25日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与观众见面。《伊库斯》由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彼得·谢弗创作,此次是该剧在中国大陆首度获得正式授权的演出。该剧从一桩匪夷所思的少年伤马事件切入,剥洋葱一般展现了问题少年艾伦脆弱敏感的内心世界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并借心理医生之口发出关键一问,究竟谁需要被“治愈”?

《伊库斯》1973年在伦敦英国国家剧院首演成功,移师百老汇后创造了1200场的演出场次记录,成为百老汇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舞台作品之一,并于1975年获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1977年,好莱坞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恋马狂》在奥斯卡奖角逐中斩获诸

多奖项与提名。“这是一部符合当代观众审美期待,对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灵魂自由有所观照的心理社会问题剧。”导演班赞说,在舞台时空结构表达上,我们尝试把虚拟、象征、写意的中国戏曲美学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融会贯通。比如在马的处理上,力求“演马不见马,但还要有马”。在表演上,既要充分发挥北京人艺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优势,并力求有所创新,将毫发毕现、细致入微的心理写实与间离、表现、象征的舞台手法融会贯通。在《伊库斯》中存在社会氛围、家庭关系和个体心灵现实的三层结构,我们将通过一切舞台手法着力展现出人物之间多重矛盾的构成,引发大家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思考。该剧由王俊俊、何靖、张福元、吴珊珊、李珍、王君瑞主演。(余非)

由江苏南通·通州——“童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作研活动基地等单位承制,常州金坛华罗庚艺术团演出,根据曹文轩同名小说改编的音乐儿童剧《青铜葵花》5月29日在南京首演。“此次改编是一次创造、一次有眼光的选择。”曹文轩表示,《青铜葵花》是个凄美而感人的故事,现在“青铜葵花”作为意向、作为象征又有了新的内涵和迷人的之处。

《青铜葵花》演绎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葵花遭洪水获救后被收养,她和农村哑巴男孩青铜成了以兄妹相称的朋友,两人在奶奶的照料下共同成长。他们一起经历了贫穷的生活,也经历了“苦难中的美丽”。编剧薛梅介绍,全剧撷取原著中收养、上学、活着、离别等数个动人片段,希望今天的孩子能体会到享受艰难和享受挫折的快乐,同时汲取在逆境中奋发向上的勇气和力量。导演胡一飞称,该剧将温婉优美的江苏民歌与现代音乐节奏相融合,载歌载舞,展现了鲜活的富有童趣的艺术形象。

江苏省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青铜葵花》是继音乐儿童剧《田梦儿》《寻找“红头发”》之后,江苏精心打造的又一少儿文艺精品,目的是进一步发挥美育的滋养作用,努力用丰富的思想内涵、生动的艺术形式,提升青少年的审美能力和价值判断,引导孩子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据悉,该剧将于下半年开始进江苏省校园巡演。(张锋)

儿童剧《青铜葵花》在宁首演